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生态观论析

孙全胜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济南 250358)

摘要: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他认为,空间生产和生态有着各自的运行逻辑,但二者能够结合,并推动着空间生产生态化。它们构成相互依存且不断排斥的关系: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带来了许多生态问题,蕴涵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困境,呈现出非生态化的趋势。为了克服空间生产带来的生态困境,列斐伏尔倡导实现空间生产生态化。空间生产生态化是为了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实现人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空间生产生态化需要彰显总体性生态观,变革现有的空间生产方式。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建立总体性的理念和生活态度,遵循自然整体规律,建立新型的空间生产方式。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生态思想,顺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对后现代工业社会工业化生产造成的空间生态系统失衡作了考察,提出了空间生产生态化的实现路径,对构建后现代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生态思想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6)03-0122-07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3.017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揭示了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共同推动的空间时代的特征,阐释了空间生产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导致自然空间的非生态化,引起人在自然空间的生存困境。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更多是为了资本增殖,而与解决生态问题关联不大。发达的技术既能加快自然化,导致自然空间被侵占,引起空间生产的非生态化,又能使得空间生产和生态保护可以协调起来。因此,列斐伏尔倡导合理利用技术实现空间生产的生态化。

一、空间生产导致非生态化现象

空间生产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现着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带来了许多生态问题,蕴涵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困境,呈现出非生态化的趋势。列斐伏尔对这种空间生产非生态化趋势作了批判。

1. 空间生产是一种非生态化过程

列斐伏尔把马克思“人化自然”拓展为“自然空间消逝”。他认为,在人类的空间生产实践下,自然空间正在被侵占殆尽。“任何人都想看到自然的衰败,看到它在我们的视线下沉下去。”^{[1]31}自然的物质空间日益转换为社会化的空间。人化空间的自然景观都是经过人加工和改造过的。

列斐伏尔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不仅摧毁着自然空间,而且不断把自然空间改造为社会空间。因此,空间已经不是抽象的自然形态,而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复杂存在。“假定自然的空间——以及坚持着——离去的共同观点:原初的和原初的方式,社会过程的方式——可能是原初性的基础。”^{[1]30}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不断进行,原本纯粹的自然空间不断被人改造为物质对象和生产载体,变成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工具和力量,最终由于人的参与,自然空间转化为社会空间。列斐伏尔指出,人的参与让空间生产的形态只剩社会空间生产一种类型。“自然空间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2]“自然空间消逝”表明社会关系对自然的渗透,不包含社会关系的自然空间形态正在迅速消逝。自然空间在人的空间生产实践下,已经溃不成军。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科技带领人们向自然宣战,严重破坏了自然。

首先,空间生产中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是互动关系。列斐伏尔指出,“事实上,社会空间的场所非常不同于自然空间的场所,因此,它们不可能简单地并列:它们可能相互插入、组合、叠加——它们甚至有时候相互抵触”^{[1]88}。自然空间本是静止的自然区域,由于人的改造才具有社会性意义。随着科学进步,自然空间被人涂抹上了政治意识、文化思想等,打破了自然空间的纯粹性。自然空间的不断人化

收稿日期:2015-10-01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科技伦理的应然逻辑研究”(12BZX07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科技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发展研究”(08JA720004)

作者简介:孙全胜,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也让人精神空间发生变化。空间生产凭借资本和技术向全球扩展,在对自然空间的开发中,虽然满足了当代人的物质需求,但损害了后代人的利益,也使全球贫富分化加剧,让生态问题更加突出。因此,空间生产损害了生态平衡。空间生产的无序竞争加剧了对自然空间的占有和使用。人类在从自然空间获得生存资料的同时,也时刻饱受生态危机带来的恶果。自然空间为空间生产提供生产资料,而社会空间能反作用于自然空间。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改造了自然空间,赋予空间以社会性意义。经过生产实践改造而形成的社会空间是以人为中心的空间。自然空间正在迅速消逝,而社会空间占据主导位置。列斐伏尔具有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美好理想,并指出维护生态平衡首先要改变空间生产方式。

其次,空间生产对自然空间进行了大肆侵占。列斐伏尔指出,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推动下,自然空间成了机械化工业生产的牺牲品。“空间整体地进入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那里用于剩余价值生产。”^{[1]347}在技术理性的蛊惑下,人们盲目地开发自然空间,把生产力的提高当作唯一目标,而忽视了自然本身的价值。空间生产为了人类的社会进步,不断侵占自然和其它生物的利益,而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让人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空间生产把自然当作生产和消费对象,而没有把自然生态系统当作与人类具有平等地位的主体,让人类为了自己族群的利益,而侵害其他生物族群的利益。列斐伏尔指出,就本质上来说,社会空间只是自然生态空间的构成部分。人类的一切成果都得自自然,人类丝毫没有创造出新的自然物质,而只是把已有的自然物质改变形态而已。人类常常怀有自大心理,以为可以改变一切,以为可以凭借技术达到幸福。人类也常常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致使自然本来的生态平衡被破坏。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对自然更加失去敬畏之心,而把自然空间任意肢解为各种生产原材料,随意操纵自然。“历史的力量粉碎了永久的自然性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积累的空间。”^{[1]49}也就是说,人类对自然生态及其他生物采取征服和利用的态度,而不是与其平等相处。

再次,空间生产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列斐伏尔指出,自然生态系统在人类的开发下变得满目疮痍、破碎零散。“每个人都想设计和保留自然,但没有人想去获得它的真实性。同时,每一事物都想阴谋伤害它。”^{[1]31}人类按自己的意愿雕刻自然,榨取对自己有用的资源,丢弃对自己没有用的资源,将自然空间填充进工业化大生产的体系中。第一,自然空间是生产实践活动的对象,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具有主观性,是人类生产实践赋予自然空间以社会意义。第二,空间生产的社会意义的生成,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空间生产为人提供了大量物质财富,但制约了人的自由。第三,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空间形态,但自然空间始终在对抗人类的征服行为。空间生产让人类摆脱了自然空间的抽象统治,但却日益受自然摆布,因为人类始终是自然的产物,而

自然不是人的产物。第四,人创造出财富,也创造出异化,空间生产异化集中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对自由和平等的持续渴望,让人类永远不满足于现有目标。空间生产带来了生活水平提高的正效应,也引起环境破坏负效应。物质财富来自自然空间,自然空间给予了人类巨大物质利益和精神慰藉,人类回报给自然空间的却只有伤害和无情。总之,列斐伏尔的自然观凸显了存在主义主题:人的空间生存困境和人的空间生存悲剧宿命。尽管,空间生产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空间生产在为人们提供更好物质享受时,却牺牲了自然环境和生物利益。

最后,空间生产加重了生态危机,造成了人的空间生存困境。空间生产的确给人类带来了舒适的生活条件,却让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生态危机日益危害人的生存空间,引发人的空间生存困境。空间生产大量损耗自然空间中的资源和能量,还将工业废水、废气、废物排放到自然空间中。空间生产导致了空气污染、水污染和资源短缺,既让空间中的生物经受着恶劣环境,又让人类经受着煎熬。空间生产导致了管理和消费异化,造成不健全的社会。空间生产是生产力、生产手段、意识形态的工具。自然空间的运行规律与资本运行规律是不同的。“它确实给人类生产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但是自然界本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却有着天壤之别。”^[3]在日益便利的生活条件下,人们也在远离自然,破坏地球这唯一的家园。列斐伏尔指出,诸多的有毒气体被排放到空气中,成为疾病传染源。这些有毒气体不仅毒害着人类的身体健康,而且毒害着空间中的其他生物。人类破坏了自然,却让生活于其中的生物买单。有毒废弃物让水源污染,让紧缺的淡水资源愈加供不应求。空间生产让青山失去植被,水土大量流失,让耕地变成沙漠,让已经存在几千万年的生物失去生存权利,让原本丰富多彩的自然空间变成单调的社会空间。工业文明还制造了能够毁灭地球的核技术,让人们时刻有灭绝的危险。原本祥和的自然空间就因为人类的贪婪而变得喧闹。空间生产引起的自然生态失衡,让人类不得不面临严峻的空间生存挑战。

2. 空间生产非生态化来自技术理性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生产把资本增殖法则推进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导致了大量非生态化现象产生,不仅损害了自然,而且必定会损害人类自己。人类的自然生产实践活动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制约了人的空间生存状况。空间生产引起了两重的效应,既带来了物质经济增长,又让生态问题拓展到全球,并且越来越严重。

其一,人类凭借技术对自然进行了改造。人类已经不再感恩自然的馈赠,而是以“杀鸡取卵”的方式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在农业社会中,人类靠天吃饭,受着自然气候条件的制约,但自然的完整性没有受到很大破坏,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处的形式;在工业社会中,人类凭借发达的科学技

术,对自然进行了全面改造,不仅打破了生态平衡,而且导致了大量生物灭绝,人与自然处于极端对立形式。列斐伏尔指出,自然空间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劳动的基础。自然的法则是万物和谐共处、有序竞争,而不是直接对抗。可资本的法则则是增殖,资本根本不会考虑生态平衡。空间生产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空间的对立。人类凭借先进科技向自然宣战,不断改造自然空间、掠夺自然资源,已经超过了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而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就是摧毁人类的生存根基。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指出,“人类的命运和地球的命运已相互交织在一起,对人类的爱和对地球的爱已密不可分”^[4]。空间生产的机械模式在人与自然的层面上表现明显。技术理性主义让空间生产日益偏离正轨,在非生态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指出,“理性,是人之福,也是人之祸。它迫使人永无休止地去解决那无法解决的问题”^[5]。空间生产非生态化现象,根本上是人类片面思维的结果。在古代社会中,人以感性经验对待自然。而工业社会让人们过分强调理性思维的价值,以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看待自然,这导致了技术理性的膨胀和人文精神的萎缩。

其二,整个空间生产活动都与科技活动有关。列斐伏尔指出,自然“只呈现于人的实践经验与生产实践之中”^[6]。地球空间始终是有限的。随着人口膨胀,地球资源的破坏日益严重,空间资源的短缺日益突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在技术理性指导下,对自然资源加紧了掠夺,让自然资源更加短缺。工业革命固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大进步,却灭绝了其他生物、破坏了自然秩序。自然空间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条件,是人类发展的基本保障。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便利的生活,也为毁灭文明提供了武器,让人类社会在繁荣和危机中曲折摇摆。人类的狂妄、贪欲和无知,让自己陷入危险的生存境地。空间生产的工具理性导致了消极效应。空间生产始终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进行,无论是空间资源的加工、成型、流通,还是空间从产品的输出、出售,都与人的科技活动紧密相关,也与自然空间相连。“由于技术,空间的支配似乎变得完全可以支配的。”^{[1]164}空间生产的整个过程都脱离不了自然空间的影子。空间生产的对象和资料都指向自然空间及自然资源,都是以牺牲其他生物的权益为代价的。对于人来说,空间生产是自然空间的改造过程;可对于其他生物来说,空间生产是自然空间日益压缩和毁灭的过程。人类利用科技毁灭了生态平衡,让人类也处于灭绝的危险。空间生产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非生态化现象,也涌动着生态化趋势。空间生产在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把技术的弊端带到自然空间,这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开启了一系列的生态运动,企图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空间生产的掠夺性,必将使资本主义无以为继,走向毁灭之路。因为人能够利用的自然空间总归是有限的,人类必须合理调整自己与自然

空间的关系,建构和谐的自然生态系统。

二、生态破坏促使人们反思空间生产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生产破坏了现有生态环境,割裂了空间的历史文脉,破坏了物种的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促使人们不得不对其进行反思。因此,资本增殖推动的空间生产,在生产出新的空间形态时,也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引发对环境正义的需求。

1. 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列斐伏尔指出,人是毁灭自然空间结构的凶手,让空气、水、阳光都失去原本的模样。“任何事物都被生产了:空气、阳光、水——甚至土地自身。”^{[1]329}人类产生以来,就出现了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空间关系的课题。列斐伏尔指出,人类在最初阶段,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对自然空间的改造和影响很小,人类那时受自然支配,处于服从的地位。随着科技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空间的力度和范围不断扩大,改变了自然空间原本平衡的生态系统。人类从自然的统治中摆脱出来,一直宣称要征服自然,一直试图成为自然的主宰者。近代科技的进步,也让人类更加坚信自己是万物的灵长,渴望支配自然。自然空间状况制约着人的存在和发展。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毁坏,让人面临严重的空间生存困境。人不能机械控制自然,而要对自然进行关怀,将人看作自然一部分。人只是寄居在自然,而不能霸占自然。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可以融合,共同呈现生产关系。要维持人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对空间生产进行生态反思。空间生产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也很容易走向失控,必须接受生态理念制约。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对自然空间的了解逐步深入,由片面走向全面。“按照一种较高的社会经济形态而论,特殊的个体拥有地球上私有财产就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人占有一样荒谬。”^[7]空间生产与自然空间紧密相关,是对空间生产进行生态反思的现实基础。在空间生态危机的威胁下,人类开始意识到空间生产生态化的重要性。空间生产的非生态化现象引导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导人们走向空间生态化,以克服机械化工工业生产的弊端。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造成了人与自然空间的对立,引发了诸多生态问题,让人类陷入僵化的泥潭。虽然,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积累了财富,但空间生产提升的前提是破坏自然和掠夺资源。空间生产以自然空间为基础,如果脱离了自然空间,空间生产就将断裂。空间生产的非生态化趋势应当规整和调节。人类的生理结构和局限性,让人类无法适应空间环境的巨变,不能让自然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人类必须认清自己对环境的依赖关系,不能狂妄地改造自然,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而付出无可挽回的代价。人类不是一次性的存在,必须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必须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必须对空间生产进行制约。空间生产不能一再扩张,尤其是在人类

没有克服自身局限性的时候。人类能够采取的策略就是让空间生产既能满足人类的当前生存和发展,又不危害人类的后续发展。

列斐伏尔指出,人的生存依靠完整的自然空间生态系统,依靠自然空间的多样性,也依靠其他生物的利益。“人产生于自然并不能摆脱自然。”^[8]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迫使人类重新审思自己和自然空间的关系。人与其他生物都处于整体性的自然空间生态系统中。为了人类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将价值规则从社会关系推进到人与自然空间之间的关系。完整的价值规则要给予其他动物、植物、土地和自然系统必要的尊重。人类要关注各有机体和自然环境的真实利益关系,考察生态理念的宗旨。维护人类的利益就要实现人与自然空间关系的和谐,这也是整个自然空间系统的利益。维护人类利益,不是维护少数人利益,而是维护事关整个人类生死存亡的利益。人类必须保护地球这一唯一家园,将关怀推进到自然空间,关注自然空间,热爱生命,为其他生物和后人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生态系统。空间生产生态化就是要认清保护生态平衡、保护其他生物利益和人类存在的紧密相关性。维护地球生态平衡是人类的义务和责任,更是人类面临生态危机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人类随着地球进化,地球也在人类改造下不断变化。人应该将关怀扩展到其他生物、空间、自然的身上,并给予自然和其他生物以敬畏和敬重,将生态理念落实到公民的现实实践活动中。生态危机的解决依赖于人的觉悟和社会变革,改变价值观、经济增长模式和提高环保意识。人类的局限性让人类必须谨慎地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必须认清自己的局限,敬畏自然。人类在用科技解决空间生存困境时,却又陷入更严重的空间生存困境。生态危机让人类陷入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拷问。

2. 反思空间生产方式

列斐伏尔指出,如今已经没有纯粹的自然空间形态,而只有占有和侵扰。自然对人类的惩罚,让人们不得不反思空间生产方式及其问题。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引起的生态困境,让人们意识到空间生产方式对日常生活质量的影响,让人们意识到必须由低端粗放式的空间生产方式走向生态化的空间生产方式。“人是地球生物共同体的成员,人和其他生物共享地球生态资源,人类的道德态度是尊重大自然。”^[9]空间生产生态化就是要勇敢检视空间生产引起的各种危机,让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生态化的和谐运转,让自然空间与人达到融洽的关系。空间生产生态化要实现计划性和循环性的统一,既要空间进行全面的考察,又要实现自然空间的可持续利用。空间生产生态化就是要消解空间异化,限制人类的狂妄行为。空间生产生态化首先呈现在建筑的生态化,人们的建筑不再只考虑居住效用,也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建筑应该尽量保持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尽量减少对自然空间及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人对自然应怀有敬畏、顺从、友善之心,不能妄作非为、没有自知之明。“在

空间生产高速进行的今天,我们需要推动空间生产的生态化。”^[10]空间生产引起的一系列危机,让人们切实感到生态文明的重要性。人们需要用生态理念修复自然空间秩序,提高空间生态意识。空间生产毁灭了原本平衡的自然空间生态系统,激发起生态正义运动。空间生产生态化需要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实行共同治理、协作治理的机制。解决生态问题不是某一个国家和个人的责任,而是全体人类的共同职责,不只要发达国家负责,而是要共同协作。空间生产和自然空间生态系统应该达成和谐状态。空间生产生态化实质是一个现实实践性问题,需要人类实践方式的转变。

不同的时代,空间生产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特点。人类诞生之前,只有自然空间。人类诞生之后,凭借社会实践在自然空间前提下制造了社会空间。人类始终受着空间条件的制约,任何人都不能超越现有空间条件的限制,并在特定的空间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农业时代,人们的生产技术水平低下,只能进行较小规模的空间生产,并局限在较小的空间范围,与此相适应人们建立了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伦理关系。工业时代,人们的生产技术取得重大进步,人们的空间生产规模扩大,空间范围扩大,并进入全球化的空间生产体系,与此相适应人们建立了契约型的伦理关系。都市时代,生产技术向高端发展,便捷的通讯也让人们在全球的空间生产更加方便,并建立起多元化的差异空间。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后对自然空间的改造和使用。资本主义凭借先进的科技,已经把触角延伸到全球空间的每个角落。空间生产已经全球化了,让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空间扩张。全球化让空间政治日益僵化,让空间政治引导人们处于幻想之中。社会空间是空间等级秩序的框架,支撑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and 区域化过程,让民族特色消逝在媚俗中,让空间差异消失在同质化的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生产在为人们获取巨大物质利益之时,也危害到了自然环境,威胁到了人类生活。空间在生产实践日益扩大阵地,包围了自然空间,并把自然空间威逼到绝境。人们沉迷在灯红酒绿的美妙都市空间,忘却了时间。都市空间让人们的传统空间观念消解,丧失了自由意识和身体主体性。于是,在信息网络空间中,人们麻醉了自己,彻底屈服,消解了自己。空间生产在奴役人们的同时,也引导人们追求新的空间生产方式。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生产生态化也需要变革空间生产方式,以建构出新的社会制度所需要的空间形态和空间模式,“任何一个‘社会存在’渴望或者宣称变成了现实,但如果没生产出空间,就是一个古怪的实体。”^[11]空间生产将人类带入浮躁不安的境地,表面上是繁荣一片,实则布满危机。如果人类继续一意孤行,继续肆意破坏自然生态,将不会有明媚的春光、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过度的空间生产虽然能够给人类带来短暂快感,却最终会让人类走进坟墓。空间生产带来的生态困境激发起人们的生态意识,

让生态保护运动此起彼伏。空间生产生态化既需要建构积极的生态理论,又需要掀起切实的生态保护活动。空间生产生态化不是要取消空间生产,而是要让空间生产符合生态理念。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实践,让自然空间不再纯粹,早就被刻上人意识的烙印,自然空间也变成人的自然、社会的自然。科技的滥用和工业化生产,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让生态问题严重。“社会劳动在时空结构内,没有影响它们的物质性,它们的自然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比如一个屿,海湾,河流或者山岳),而转换它们,重新安置它们。”^{[1]77}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空间和自然资源,但自然空间并不能直接满足人的生活需求,于是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让自然空间转换为社会空间,以更适合人的生存需要。空间生产为人们获取了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让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空间生产也浪费了大量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了环境污染。空间生产生态化是以往生态理念的扬弃,是新型生态理念的建构。因此,空间生产生态化体现着现代性工业文明精神和人类精神理念的转型。

三、新生态系统的建构需要空间生产生态化

新生态系统的建构需要建立新的采取新的空间生产方式,实行空间生产的生态化。空间生产的生态化就是以现实的空间生产为依照,彰显出人的自然实践活动的规范性,让空间生产按照生态的理念进行,让人在空间生产中尊重自然、关照自然和保护自然,最终使空间生产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整体、和谐的状态。

1. 新生态系统的建构需要空间生产提供物质基础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早已不是纯粹的自然空间和虚空,而是蕴涵着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综合体。社会空间是一种地理学上的空间。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存在是人类生产活动的重要前提,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也始终离不开这个前提。人生活于空间,依赖于空间,离不开空间生产活动。人是空间生产的主体,不断制造出适合自己存在的空间形态。空间生产由人主导,是人的实践产物,又反作用于社会 and 人的实践活动,形成空间生产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不断对自然空间进行改造。空间生产既需要人的实践参与,又需要自然空间和自然资源。空间生产塑造了人生存和发展的复杂社会关系和象征关系。

空间时代要求人们用新的视角考察人的自然实践活动,必须用全新视角考察空间生产中人与自然空间的关系。一些学者也用空间视角研究了人类的社会存在。我们也需要用空间维度完善社会批判理论。采用空间维度考察人的存在和发展,既是全球化、工业化带来的空间时代的需要,又是补充马克思主义、完善生态理念的需要。空间生产有破坏性,但也有人文性。空间生产的人文维度呈现出两重价值倾向:空间生产的目的是实现美好生活,而不是阻碍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空间生产为人们提供和谐的精神空间,而

不是矛盾重重的牢笼。人在重重危机中,不仅寻求经济增长、满足物质需求,也寻求道德安慰、满足精神需求。空间生产的人文性是努力让空间生产体现人的需求,让空间生产变成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工具,让空间生产体现个人价值。我们要激活空间生产的活力,让人的智慧投射到空间生产中。空间生产的活力本质上是人的活力在空间中的呈现。空间生产应该把技术理性和人的创新精神结合起来,将空间生产和人的生态需求结合起来。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生产生态化在现实上需要依靠空间生产模式的转变。要解决生态危机,一要靠生产力的进步;二要靠社会制度的改变。空间生产的积极影响是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为人的空间存在提供物质基础。空间生产推动了信息化生产和消费主义的蔓延。空间已经不是纯粹自然和绝对虚空,而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综合结果。空间生产是人空间生存的场域和关系。人类一直在进行空间生产,显示着人对自然空间的改造关系。工业革命之后,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为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空间生产将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模式推进到落后地区,客观上瓦解了封建势力。列斐伏尔阐释了空间生产的类型与功能,并详尽考察了空间生产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空间具有如下功能:空间既是生产资料,又是消费媒介;既是阶级利益争夺的反映,又是思想意识形态操控的策略。空间制度的建立就是要将正义内化为空间生产的内在机制。

解决空间生产非生态化现象,不仅可以打破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霸权,而且能协调空间主体的利益纠葛,让空间主体体会价值关怀,激发个体的创新能力,从而为空间生产提供和谐的运行环境。建构和谐空间生态系统需要利用先进的科技和合理的社会生产方式,促进空间生产更高效的进行,以促进空间生态的活力。和谐空间生态系统的创建主体是人,因此,空间生态系统的活力也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充满活力的人建构。空间生态系统活力不是个人活力的简单叠加,而是各个主体活力的聚集效应。“它栖居在那种空间之内,并且它有它的组成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说,一个动物群的部分,或者是,植物群的一部分,或者是一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或多或少是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1]178}这需要发挥每个个体的创新精神,首先让个人的活力得到自由发挥,进而要将个人的活力汇集为集体活力,最后聚集为空间生态系统的活力。在空间生态系统活力形成过程中,生态理念会起着重要作用。空间生产需要遵循生态规范,坚持为每个人的空间利益服务,激活人的创造力、潜力和主动性。人作为空间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主体,不断形塑着空间生态系统,不断制造出不同形态的空间体系,不断建立空间制度和空间秩序,并不断建构理想空间。理想空间蕴涵着真实、平等、善良等价值诉求。

2. 新生态系统的建构需要变革空间生产方式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生产的生态困境表明了有限的自然空间与无限扩张的人类欲望之间的矛盾。“自然和土地的有

限性因此有权力质疑在抽象的无限的权力上的盲目信念,还有人类思维和技术,政治权力和权力产生和命令的空间。”^{[1]330}20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空间生产大肆进行的时期。空间生产是人对自然空间的改造过程,具体展示为城市空间生产和工业化生产。工业化生产不等同于城市空间生产,城市空间生产只是工业化生产的一部分。工业化生产是为了产出产品,获得经济利益,城市空间生产则主要为日常生活服务。资本操控着空间生产,并凭借空间生产获得了大量利润,但也引发了很多生态问题。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空间生态失衡对人类生存的危害。空间生产的扩张不能是无极限的,必须警告人类,必须限制增长。空间生产的无节制扩张引起了自然生态系统失衡。

列斐伏尔不仅阐释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更主要的是通过阐释空间生产的发生机制、发展过程,揭示人的空间生存困境,并使人们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以改变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空间时代的人不仅要关注社会空间中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要关注人与自然空间的关系,维持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生态系统。空间生产生态化就是要消解传统工具主义和传统乌托邦理想对城市空间的霸权控制,建立一种差异性的空间社会。差异空间的建立,不能仅靠理论批判,也需要进行社会形态变革。列斐伏尔也觉察了空间生产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并提出差异空间以解决生态问题。只有让空间生产采取生态化的形式,才能创造出差异空间生态系统和良好生态环境。空间生态系统是在特定空间形态内,各种生物与环境进行能量交换和互动的机制整体,是各类生物构成的有机空间系统。合理的空间生态系统应该是经济与文化协调、居民与环境和谐的整体,既是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建设,又是环境对人的影响和反作用。

列斐伏尔指出,发达国家浪费了很多自然资源,造成了环境污染,却让全人类承担后果。“它也使用了所有可用的抽象,所有可用的形式,甚至还有明显不可进入私人占有的对象的所有的合法的冲突:自然、地球、生命能源、欲望和需求。”^{[1]350}全球空间生产引起了日益突出的生态问题,造成了严重的空间生存困境。发达国家把制造业搬到不发达国家,却脱卸不了环境责任。在环境保护中,存在着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职责的不对等。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让每个国家、每个公民都不能逃避责任。解决空间生态问题,是每个人的责任。自然资源是全人类共同使用和占有的,在使用上是不排他的。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必须节制和规范,既保护公民平等的使用,又维持自然生态平衡。空间生产实践必须限制在自然承受能力之内,人必须接受生态规范,合理利用自然,实现人一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空间的关系生成于人对自然空间及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开发。劳动创造财富,让人与自然空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空间生产方式变革才能协调人与自然空间的关系。

列斐伏尔主张改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让人以更全

面的方式发展。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引发了诸多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的解决又需要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水平的进步。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加剧了自然空间物化,让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异化,让人成为异化劳动的产物。“最终,它必然再生产自然,通过生产它而支配空间——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政治空间。”^{[1]219}空间生产若一味追求空洞的理念,或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就会造成空间断裂,形成僵化的空间结构,破坏空间的多样性,损害大众的利益和需求。空间形态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空间形态具有不同的价值和功能。多样化的空间形态更能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多样化的空间形态聚集起来,也更能产生优化效应,有助于更好地促进空间生产,让空间生产体现不同人的利益。因此,空间生产要在尊重多样化空间形态的基础上生产出差异空间。生产出差异空间,需要对已有的自然空间进行改造,这势必破坏生态平衡。若不进行空间革命,生态危机也无法解决。因此,需要达成空间生产和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空间生产生态化。空间生产的生态化就是要全面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自然和其他生物的利益,在空间生产中始终坚持尊重自然。空间生产实践必须以保证自然生态平衡为底,不能凭借空间生产支配自然空间,而要与自然空间达成和谐。空间生产的主体行为必须从本然走向应然。空间生产主体行为的应然性是全面认识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空间生产生态化,需要建构新型的“空间—伦理”形态。空间生产造成全球及区域的不平衡、人与人空间权利的不公平、人与自然环境的紧张关系,人与自身的不相协调等。空间生产问题既是人与自然的伦理矛盾问题,又是工业化生产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人类的不合理发展引发了空间矛盾,需要伦理规范。用伦理制约空间生产的目的是解决空间矛盾和空间冲突,形成合理的空间伦理秩序,建构人与人、人与自然平等的生态关系。建立新型“空间—伦理”形态是相当必要的,能够解决“空间生产”中的伦理悖论。空间生产以其特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在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导致了很多人伦失范现象。城市空间生产的不平衡发展让城市空间生产内部的阶级矛盾越来越多。城市空间表面繁荣、温暖,实则矛盾丛生。当下人类的空间生存状态制约着空间生产伦理的宗旨和对象,人是空间生产中的伦理主体,让空间生产伦理的宗旨和对象有确定的依据,即空间生产伦理只在空间生产活动中起伦理约束作用。建构新型的“空间—伦理”形态就要求空间生产主体以一种明晰的自由意志强化在空间生产实践活动中的自我调控。新型的“空间—伦理”形态需要达到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结合,实现理想追求和现实的符合,完成自律和他律的统一。

实现空间生产生态化,还需要借助科技进步的力量。科技的进步能够促进新型“空间生产”方式的建构。“不管是目前的空间批判理论还是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往往忽视技术

进步对空间—伦理存在与构建的基础决定作用。”^[11]科技能够有效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但科技也能毁灭人类。我们必须用伦理规则约束科技主体。在大力推进技术革新的时候,不忘用法律和道德制约技术的滥用。发挥科技的优势和限制技术的滥用是超越以往“空间生产”方式,建构新型“空间生产”形态的有效途径。但是,当前的“空间生产”理论和伦理学时常会忽略科技对建构新型“空间生产—伦理”形态的积极价值,而过多强调科技滥用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科技水平较低的现实情况下,片面强调科技的弊端,不一定有利于我国科技的进步,客观上引起的是人们对科技的恐惧。空间生产生态化离不开先进科技。没有先进的科技,空间生产就不会有效率,空间公平也没法得到保障。空间生产没有先进的科技做保证,就不能有效地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没有工具理性支持下建立的“空间生产—生态”形态也必定是混乱的,形不成全社会的普遍生态共识。但是,我们也不能陷入技术崇拜,技术理性也会导致人们对空间生产方式的僵化理解,导致教条主义,而不利于空间生产的变革。人类社会始终与科技相伴,并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科技并非是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始终与人类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密切相关,并受着人们空间认识和空间实践的制约。人是科技的主体,人可以凭借自由意志对多样性的科技做出选择。培育人的生态素养,保障人的自由意志,可以促进科技的进步,又能对技术的滥用做出约束,并能为新型生态系统的建构提供路径。

总之,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生态批判观,以空间生产非生态化为批判主题,结合其社会空间辩证法,重点考察了空间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空间生态关系的批判。他不仅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作了批判,而且对空间生产的生态化模式作了阐释。这一批判观提出了坚持总体性生态观、建立差异空间等空间生产生态化的实现路径。通过对自然空间人化和空间生态失衡的批判,列斐伏尔深化了生态批判理论。这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思,而且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 and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绩,也引起了大量的生态问

题。片面追求城市空间规模的膨胀,已经不符合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我们需要在生态伦理的指引下促进城市空间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国城市空间生产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消解空间异化,不断创新空间生产方式,努力掌握空间生产的根本宗旨,实现从“GDP崇拜”到“GNH(国民幸福总值)关怀”的转变。

参考文献:

- [1]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UK: Blackwell Ltd, 1991.
- [2]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3.
- [3]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 唐正东,臧佩洪,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
- [4]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环境伦理学[M]. 杨通进,许广明,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27.
- [5] 埃里希·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 孙恺详,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8.
- [6] 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 London: Cape, 1968:96.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875.
- [8] Henri Lefebvre, *The Sociology of Marx* [M]. USA: Allen Lane, 1968:41.
- [9] 余谋昌. 环境哲学: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150.
- [10] 孙全胜. 空间生产——从列斐伏尔到福柯[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89-95.
- [11] 詹姆斯·E·万斯. 延伸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M]. 凌霓,潘荣,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6.

责任编辑:郑晓艳

(Email: zxyfly@126.com)